

# 中篇小说新作

红

河南人民

4

7.5  
0

社

责任编辑 单 纯

**中篇小说新作④**

本社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12.25印张 246千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 5,8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93 定价 0.97元

# 4 中篇小说新作

叨栗木烟斗的人·····南予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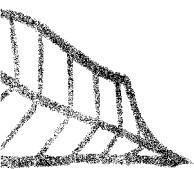
俊 鸟·····马 岭

新来的党委书记·····张玉峯

月缺月圆·····黄浦生

走方郎中别传·····尚兰芳

碧绿的柏树子·····甘景龙



# 叨桑木煙斗的人

有子見



……联姻加亲朋结成了一张无形、严密的“网”。它缠缚着企业的手脚，滞缓着企业的前进步伐。如果不把它撕破，实现“四化”将是一句空话。……

沉默。持续的沉默笼罩着省农垦局的会议室。

几十位来自全省各个国营农场的头头们，面面相觑，交流着惶惑的目光，彼此几乎都能听到压抑的呼吸声。

年富力强的赵局长用中指敲了敲桌子：“我再重复一遍，谁愿意去青泥河农场

坐第一把交椅？有毛遂自荐的没有？”

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仍没有挺身而出的勇士。

对青泥河农场，大家并不陌生，心里都装着一本很清楚的账。这个全省最大的国营农场资格最老，职工最多，设备最全，但粮食产量最低，亏损最严重。自“四人帮”被粉碎、“四化”的号角吹响以后，也有热血沸腾，不服气啃不动这块骨头的。然而，连换了四任党委书记，却没有一位能在那里坚持够一年的，往往是信心百倍地上任，耷拉着脑袋离职。特别是上任书记的境遇更惨，竟是被尿瓶子摔走的！在省农垦系统的干部中，已经出现了谈青泥河农场色变的现象。有谁不憎恨而又恐惧金林操纵的那面“网”？它比软刀子还软刀子，杀人都不见血呀。

金林的妈妈是一位“高产”女人。金林呱呱地来世后，她又一拉溜生了十一个闺女。这十一位姑娘全都立志“务农”，并在青泥河农场成了家。金林最小的妹妹也已满三十岁。二十岁以上的外甥和外甥女，金林整整有四十个。这四十位青年，有的已做了爸妈，有的刚度蜜月，有的还在热恋之中。他们的配偶也都没出青泥河农场。这就把本来不小的家族又扩充了四十户；再加上“驴尾巴吊棒槌”、“狼筋牵到狗腿上”的，数目就更骇人听闻了。这毫不奇怪，树大招风，富居深山有远亲嘛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金林趁着红得发紫的年月，把三分之二的亲眷拉入党内，

并推上了各级领导岗位。青泥河农场总共十一名常委，属于“金家”的就有七人；中层的科室干部和分场的要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金林的亲戚。真可谓一呼百应，他脚尖点点地，就象发生了里氏七级大地震一样。对“部下”，他视为眼珠子，谁也别动弹不得。“揭批查”开始后，凡揭发到和“金家”有联系的，他就象护窝狗那样，竭力保护。因为这里边有个微妙的原因：

“文革”时期武斗打人，虽然他从未直接登场，却没少暗中领导；亲朋们利用职权贪赃卖法，好处都少不了他的一份。他深明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的道理，岂能让演出一幕顺藤摸瓜的悲剧！他极会拢络部下，收买人心。两次百分之四十的调资，“金家”凡在升级范围内的，百分之九十的都连升两级。反映这一问题的信件，象雪片飘到了上级有关单位。虽然省农垦局的工作组也来了，可也苦无办法。具体抓全场调资的金林在执行政策上，并非出格呀。群众评议这一关是“民主”的，基层领导把关也是凭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场领导审定，自然金家占着优势。亲戚加朋友，一连一大片，这并不犯法呀。就“金家”的人数与全场的职工人数相比，尽管还只占一小部分，可他们“人心齐”、“步调一致”，比起其他七姓八家的“散兵”，那当然既人多势众，又能左右局势。

省农垦局也看出了青泥河农场的“结症”，曾试图先把金林调走，然后再分而治之。谁知局党组会议中午结束，第二天早晨数百名青泥河农场的“群众代表”就把省局大门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安定团结，

省局也不得不收回成命。象这样一个“亲密无间”的大家族，上下都有一杆子人马，不合法的事，经过别出心裁的“改头换面”和“人证物证”，也就变成“合法”的了。明知不对头、有问题，可也处理不动，解决不了；因为抓不到“把柄”，掌握不了真凭实据，稍不慎重，就会牵动“金家网”，他们就会软拚硬干，说你“诬陷”，又是上访又是告状的，弄得盆罐乱动，鸡犬不宁。

对这样一面无形的、使人束手无策的“网”，人们忧心忡忡甚至望而生畏，都是很自然的啰。

“怎么？都吓住了吗？”赵局长用半蹶起的中指轻轻敲着桌子，“硬骨头也得有人啃呀！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，总不能抓阄吧？怎么样？乐意让我点将？”

有人缩了缩脖子，有人勾下了头，也有人扭转了身躯……目的都是一样的，为了避开赵局长那犀利的目光。

只有一个人既不躲也不闪，反而掏出根火柴，在火柴盒上用力划了一下；“吱啦”一声，在这沉静的气氛中显得格外响亮，吸来了几十双不约而同的目光。

此人便是颇负盛名的“麻子脸”白杰。

他歪在墙角的一只沙发里，微合着桑叶状的眼睛，斜咬着栗木板式烟斗，正在喷云吐雾。看来，表面上他平平静静，其实心里却在翻江倒海。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正在折磨着他。此时，他仿佛忘记是置身在会场，脑海里亮起了两道目光——一个女人的目光。好一双大而亮的眼睛呵，里面充斥着哀怨和愤懑！不，还有希冀和渴求。前天夜晚那一幕又在他脑海里映现——

前天傍晚时，白杰风尘扑扑刚从北京归来，食堂已经关门，他只好去大街上觅食。

雨天夜来早。往返的车辆已经开灯了，扎眼的光柱飞快地穿刺着笔直的街道。当淅淅沥沥的小雨浸透了他的头发和衣服时，他才意识到忘了带伞。路边正好有一座油毛毡棚子，他紧跨几步便闪了进去。

这是个水煎包子铺。从主人的衣着表情上，他认出是郊区的农民。红光满面的主人一边操动着锅铲，一边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同志，来一盘热的吧？”

白杰情不自禁地瞥了瞥冒着热气的包子锅，里边的包子匀匀实实，油漉漉、黄焦焦的，随着滋滋的响声，散发出扑鼻的香味。他悄悄地咽了一口唾液，爽快地应允了。少许，一大盘升腾着热气的包子，已摆在他面前的小桌上。他刚抄起筷子，一只脏黑的小手伸了过来。他抬头一看，是一位八、九岁的女孩子。她一头浅黄色的头发，两只蓬松的辫子搭在肩上，瘦单单的个子，使人联想起青泥河畔的黄蒿蒿棵儿。她的两只大眼睛得圆圆的，充满了饥饿和希求，声音是纤弱、无力的：“老爷爷，我——”

白杰的心酸酸的不是滋味儿了。对要饭的场景他并不陌生。早几年，哪个饭店里不是三五成群？自从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后，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，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要饭的了。这个小姑娘是哪里的人呢？是他们那里还没搞责任制，或是家里出了抵御不了的天灾人祸？……他思索着把几个包子夹到小姑娘捧过

来的茶缸里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象是猛地挨了一刀子：缸子的外部虽然不洁净，还脱了几大块瓷釉，但在“奖”字的上端，那组成弧型的字分明是“国营青泥河农场”。白杰的心颠动了。他压抑着内心的巨大冲动，又往小姑娘的缸子里拨了几个包子，亲切地抚摸着她那瘦骨翘起的肩胛，温和地问：“孩子，你家是哪儿的？”

“青泥河农场的。”

“爸爸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妈妈呢？”

“病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西边马路口的棚子里。”

“你和妈妈是来干啥的呀？”

“告状——”

“告谁？”

小姑娘望着白杰摇了摇头，目光里闪动着窘迫和恐惧，抱起茶缸急忙转身就走。白杰抢上一步，拉住她，把盘里的包子全都倒到她的缸子里。

小姑娘诚惶诚恐地朝白杰鞠了个躬，抱着茶缸，匆匆忙忙地跑走了。当她那弱瘦的身子消失在路灯够不到的阴影里时，白杰还蹙着眉头伫立在那儿，象呆了似的。

操着锅铲的主人诧异地盯着这个奇怪的顾客，亲热地问：“再来一盘吧？”

白杰摇了摇头，便一步跨出包子棚，钻进了茫茫的雨幕之中。他顺着小姑娘消失的方向，转了两条背街，在一所房子的屋檐下边，找到了一座低矮、窄小的破棚

子，里边忽忽闪闪地亮着非明非暗的光。他认出来了，搭棚子的塑料布是一块块残破的化肥袋子补合起来的。杂乱的雨点落在上面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，象是有人往上面不停地抛着细沙。这时，里边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妈，您吃吧，包子还热着哩……”

“小凤，在哪儿要的，这么多？”

“东边的包子铺里。一个老爷爷，他买了一盘包子，连一个也没吃，全倒给俺了。”

“哦？……他问你什么没有？”

“问了。他问我是哪里人，爸爸妈妈呢，来这里干啥的？……”

“你咋说的？”

“俺都，都说了……”小凤的语气里露出了恐慌。

“啪”的一声响从棚子里传了出来。

白杰不由一愣，忙凑过身去。透过塑料布上的窟窿，他看到一串燃着的蓖麻籽儿，萤火虫似的火苗苗儿，摇摇摆摆地给里边的一切抹上了灰濛濛的光影。一条展开的旧麻袋，铺在潮湿的地面上，一个女人半躺在上面，膝盖上搭着一条烂豁豁的线毯，怀里还放着一只还未勾成的茶杯套、勾针和一团五颜六色的细胶线。白杰明白这是上访者赖以谋生的手段。一只茶杯套若能卖出去，就管赚几角钱，娘儿俩将就着管吃两顿烤红薯哩。他又发现那只茶缸歪倒在一块砖头上，几个包子滚掉了出来。正在这时，那女人突然折身坐起，伸出嶙峋的手，猛地揪住了名叫小凤的小女孩的辫子，厉声骂道：“你这个贪嘴贱舌的！”

我是咋交待你的？谁叫你乱说乱讲？嗯？你就没一点儿记性？”

小女孩惊恐地盯着那女人，嘴唇牵动着，眼里涌出了晶亮的泪珠儿：“俺看那老爷爷怪亲的，就说了实话——”

面对着小女孩的泪眼，那女人松了手。

小女孩胆怯地扶好缸子，把掉在地上的包子拾起来，凑到嘴边吹吹，又放进一只豁口的碗里。然后，她又捧起了茶缸啜泣着：“妈，俺错了，再也不乱说了。您两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把这几个包子吃了吧。您的病再不好，俺可咋办哩？”

那女人拧了一把鼻子，眼里闪出了泪花儿。她猛地把小女孩拉在怀里：“小凤，不是妈埋怨你，是姓金的手伸得长呵。上次傍黑，咱娘俩从信访站出来，在花坊路口挨的那顿打，保准是金林手下的人干的。我是怕他们知道咱娘儿俩躲在这儿，再来下毒手呵……”

“妈，您被开除了，没工资了，没吃的了，再告不赢，咱可咋办哩……”小女孩伏在那女人的肩上呜呜地哭着。

母女俩哭成一团。

风，呜呜地吹着，象是在伤心地哭泣；雨，沥沥拉拉地下着，也好象在悲切地落泪。

白杰的衣服被淋透了，可他还象木桩似地立在那里。大颗大颗灼烫的泪珠儿和脸颊上的雨水溶在一起，缓缓地朝下淌，他的心灵在颤栗，在抽搐。

“小凤，别哭了，我想会告赢的。‘四人帮’都被打倒了，金林还能一手遮天吗？他

做梦都想当咱场的一把手，但上级就是不让他当。我估摸着上级也把他的底儿，他这块石头迟早也要被搬开的——”

小女孩不哭了，扬起泪脸看着那女人。

“明天我去省农垦局找赵局长，把你柳爷爷写的那封信交给他。赵局长和你柳爷爷是老战友，关系可密切哩，肯定也是好干部，他不会不管青泥河农场，不会不管咱们……”

那女人这一番象是安慰女儿，又象是自言自语的话，犹如一把火在他白杰心里烧开了。他轻轻抹去眼角儿的泪珠儿，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庞，好一双大而亮的眼睛呵！里面闪耀着哀伤和憧憬……

白杰真想同她谈谈，但以什么样的身份呢？一个不速之客象幽灵似地出现在她面前，能轻易博得她的信任吗？听语气她是挺细心谨慎哩，再说深更半夜的也不合适呀……他踌躇了一会儿，把自己身上的十元八角钱和五斤四两粮票全掏了出来，卷成一卷儿，悄悄地塞进小棚子里，就转身走了。

今天来开会时，在信访科办公室门口，白杰听到有两个办事员正在里边大声地交谈：

“又一叠子告状信。”

“哪儿的？”

“还会有别的地方，都是告青泥河农场那个姓金的地头蛇的。”

“局里也该想想办法了，恁大一个国营企业，照这样折腾下去，后患无穷呀。”

“现在都怕‘网’呀，听说叫谁去主持工作，谁就往后缩。”

“我就不信人人都是这样，恐怕还是没有找到家！”

“今天这个会，赵局长就是要选将的。”

“看有抢帅印的没有？”

“很难说。”

听到这番议论，白杰禁不住轻轻一笑。

白杰划火柴的一声响，赵局长听来比常香玉清唱时的开场锣鼓还悦耳，还中听。在座的谁会清楚这是一场他和白杰演的双簧戏呢！

前天晚上，白杰从小凤娘儿俩的住处离开后，就冒雨去打赵局长的门了。听到部下一阵热血沸腾的表白之后，赵局长又惊又喜。连日来，他一直为青泥河农场的事儿犯愁，可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。白杰自告奋勇前去，正中他的下怀。他深信长着一口利牙的白杰，准啃得动这块骨头。同日本鬼子拼刺刀时，年轻的排长就摸透了部下的脾性。他器重白杰有心计，借助“麻麻脸，一心点”这句俗话，几十年来他一直唤白杰“麻子”，但毫无贬意，却是爱称。在多年的战斗和工作经历中，不少硬攻不破的“堡垒”，都靠着白杰一肚子两肋巴的“诡点子”，迂迂回回，软软磨磨地拿了下来。当时，他俩认真研究了青泥河农场的具体情况。赵局长是霹雳火，当即就要给白杰发调令。白杰闭目锁眉，一气儿吸了两斗烟之后，才亮开桑叶眼问：“局里有金林的耳目没有？”



“咋会没有？局党组九点开会，十点钟就会传到金林的耳朵里。”赵局长一拍大腿，气呼呼地说。

“那我就装装鸭子，你来个撵鸭子上架！”白杰噗地吹去烟斗里带火星儿的烟灰，附在赵局长的耳旁一阵喁喁细语。

赵局长先是诧异，继之惊喜，最后下意识地伸了伸大拇指。他拎出一瓶五粮液，撬开两盒鸡鱼罐头，俩人频频交杯，直至深夜。

这会儿，赵局长听到部下的“信号”，立即“拉幕开演”。

赵局长的目光象探照灯似地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，最后落在白杰的脸上停住了。

在座者的目光也随着投向白杰。

白杰忙把清癯消瘦的身躯朝沙发里缩了缩，埋了埋，并慌乱地喷了一口浓烟，摸了摸有些发烧的面庞。

“其实我心中早有目标了。这会儿嘛，俺俩是心照不宣，他肚里肯定也在敲小鼓儿——”赵局长直视着白杰，目光是狡黠的。

白杰的手痉挛了。他惶恐地磕了磕烟斗，起身迈步就向外走。

“麻子——”赵局长诙谐地，“想溜号吗？”

白杰掩饰地笑了笑，随着肌肉的张弛，脸颊上的几颗麻坑儿跳了跳，“去厕所。”

“你不是刚去过了吗？”赵局长目光炯炯。

“俺拉肚子哩。”白杰尴尬地皱皱眉，走出去了。

一阵笑声。室内的气氛显得轻松、活跃了。

赵局长朝一位胖场长挤了挤眼。胖场长会意，跟踪而去。少许，白杰转了回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正襟危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庄重地点燃了一斗烟。

胖场长凯旋而归，高声宣布：“麻子蹲过的便池里，只有硬屎一概，其比重之大，拉开水门十秒钟，也未冲下——”

一阵山崩地裂般的欢笑。

白杰面红耳赤，也斜了胖场长一眼。

赵局长擦了擦眼睛里涌出的泪花儿，笑道：“麻子，你们山东自古就是出英雄好汉的地方，你这是咋着哩？还未点中你的将，就吓屁了？”

“哪，哪里的话呢——”白杰狼狈地支吾着。

“好，既然你不承认”，赵局长顺坡下驴，“青泥河农场就交给你啦！”

白杰抿嘴一笑，不答。

“想堵门？”赵局长尖牙利齿，“你在北京呆了两年，每月几十元的伙食能白吃吗？你正好学的是企业管理，这不是派上用场啦？现在给你摊牌吧，昨天晚上局党组已经定下了，刚才我是看你有没有自知之明！”

白杰仍不吱声。他把大大的桑叶眼眯成了两道线，只顾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。

“麻子，”赵局长用中指点桌子，“表表态，让大家高兴高兴。”

看到已选中了目标，刚才还耽心轮到“厄运”的人，心中的石头落地了。他们随着赵局长的话音，哗哗地鼓起掌来。

“赵局长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”白杰一脸难色，“我吃几个馍您还能不知道？您别推死猫上树——”

“咱打开窗户说亮话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“我，我不是不去，”白杰一急，竟口吃了，“主，主要是没那个本事。”

“麻子，”赵局长严肃地，“你咋也成了自由市场上扛篮卖鸡蛋的老太太了？讨什么价呀？现在是啥时候，三中全会都开过了，还怕啥呀！青泥河农场今年又亏损五百万，粮食产量还是建场初期的水平，你就忍心看着它烂下去？不怕揣在怀里的党票扎你，烧你么？摸摸下巴上的胡子，咱们还能对党干几年工作？”

白杰托着栗木板式烟斗，不以为然地扫视了一下大伙儿。

“麻子，你别装哑巴？到底咋办？”赵局长步步紧逼。

“赵局长，我确实有实际情况——”

“这会儿我不听你扯皮——”赵局长板正了面孔，“你可以保留个人意见，但组织决定必须服从！要是都拿组织决定当耳旁风，还要局党组干啥？还要我老赵干啥？你准备一下，后天就去报到。散会！”

赵局长拎起文件袋，昂然离去。其他人也跟在后边，涌出会议室。

白杰木然呆在沙发里，许久许久，看到人都走完了，会议室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他自己时，“吞儿”地笑出声来。他忙又捂住了嘴巴。

讨厌的秋雨一个劲地下呀下呀，象抽不尽扯不完的丝，缠绕着广漠的豫东平原。给雨助威的风，神气地抖动着公路两旁的白杨树枝，呼呼啦啦地响着。

风雨中，一个老掉牙的“罗马”车，象一位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人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艰难爬行着。它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一路上已经修理十几次了，这会儿因拱泥窝，负荷重，又“抛锚”了。开车的小青年急得满头大汗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明明还有一部新‘上海’和两部‘北京’闲着没事，偏偏让我来作难……”

听到小司机骂大街，白杰心里也阵阵火起。金林这家伙真不愧是地头蛇，就是做事太绝……他也真想破口大骂一阵，宣泄一下心中的气愤。可他没有。一来长期形成的内涵极深的性格，使他即使心里在哭，表情也会保持微笑；二来他不摸这个小青年的底儿，谁知是不是金林的小走卒！人心隔皮，虎心隔毛呵！……他不动声色地托着栗木板式烟斗，缓缓地吸着。看到小司机额头上的汗水快流到眼里了，他忙掏出手巾替他擦了擦：“别慌，沉住气，慢慢来！”

小司机支杈着油乎乎的双手，感激地点点头。又捣鼓了一阵，他望了望已经暗下来的天空，沮丧地说：“白书记，化油器坏了，车子不管开了——”

“别耽心，”白杰噗地把烟灰吹了出来，磕了磕烟斗，“不是有两条腿么？”

“这怎么行？还有三十多里哩，我去邻村打个电话，叫场里再派辆车来！”

“不用啦。”白杰淡淡一笑，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，“我老头子还不怯劲，你这年轻人怕啥？”

当白杰泥巴点点地出现在青泥河农场时，已经是午夜时分了。

推开住室的门，拉亮电灯，他惊呆了。

这是一间并不窄小的房舍。房内带色彩的芦苇顶棚被捣毁了，折断的苇杆子，勾下的席角儿，垂下的绳头儿……使人联想起悬在废物回收站里的不规则的样品。曾被淡青色的漆涂过的四壁上，洒上了大片小点儿的墨水。白杰扫一眼屋内的一切，便摸出栗木板式烟斗，实实在在地捺了一斗“许昌金丝儿”，“嗤啦”划亮火柴，点着烟，用力吸了一口，坐到了用铁丝绑扎过的破椅子上。椅子不情愿地叫了一声。他习惯地把两只桑叶眼眯合了三分之二，透过袅袅的烟雾，冷漠地打量着室内的一切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上任书记的栖身之地。白杰的心颤动了。赵局长曾把上任书记的情况介绍过了。他是一位很正派的干部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多么残酷的战斗也没能使他拧过一下眉头；在“四人帮”的淫威面前，他也不曾畏怯和退却过。然而在今天，在共产党执政的今天，作为执政党的一员，青泥河农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，却败得这样惨！……真该为战友一哭呵！白杰心中一阵不是滋味儿，但心底倏地掠过一个问号，哭什么？哭战友的懦弱无能？哭战友狼狈地离职？……那么自己哩？能

保证不被这张‘网’缚住？能保证不沿袭战友失败的老路？白杰原本就不轻松的心上，又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眼下的一切，已表明了在将临的这场战役中，他所处的地位。千万不可麻痹，不可掉以轻心呵！

“噤吱——”窗外传来一声细微的音响。尽管音量很小，还混杂在糟乱的风雨声中，但还是被白杰敏锐的感官捕捉到了。良好的军人素养，使他没有鲁莽地断喝，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扰，甚至连眯合的眼皮也没抬一抬；然而，他的心弦却在急促地拨动：是脚踩在碎玻璃上发出的响声，或是来了什么人？难道是金林的耳目想窥视我的表情、分析我的心理状态？……我白杰可不是三生两岁的小孩！这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身上的湿衣服还没脱掉，糊在脚趾和腿肚上的泥巴干了，把汗毛揪得僵僵的、疼疼的。他若无其事地睁开了眼睛，噗地吹出烟斗里的烟灰，又习惯地磕了磕，扔到了桌子上。之后，他站起身，伸了伸胳膊，脱去湿衣服，打来一盆凉水，慢慢地擦洗完毕，又简单地清扫了一下地面，抖开行李，展好了床铺。

他不改往日习惯，扬臂抬腿，打开了太极拳。“白鹤亮翅”的一招一式，他做得娴熟、自在、老练，足见其功力之深。他仿佛超然尘外，在腾空，在驾云，悠悠然，美美哉，乐矣，快矣。运动得足了，够了，他便打个哈欠，解衣上床，灭灯睡觉。就在熄了灯的一刹那，他一个虎跳，扑到窗前，透过玻璃洞，看见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跑走了，排房拐角处那盏惨白的路灯，暴露了那人的体型。呵，是女的！蓦地，他

的眼睛一亮：是小凤的妈妈。天这么晚了，她来干什么？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……

临来时，赵局长反复叮咛白杰，要在冷藏库施工事故上多下些工夫。赵局长送白杰出来的时候，在楼梯口碰见了小凤的妈妈——毛英。赵局长为他俩做了介绍。白杰当时很想向毛英了解一下情况。正欲交谈时，青泥河农场派来接白杰的车到了。看到司机匆匆而来，赵局长只好中止了白杰与毛英的谈话。白杰也机伶地回避了。现在，白杰觉得很有必要和毛英谈谈，听听她对冷藏库施工事故的看法。白天明打旗鼓地找她谈，会引起金林一伙的注意；这会儿夜深人静，再加上雨还未停，倒真是个好机会。于是，他就跟在毛英的后边，来到了那间低矮、阴冷的住室里。

毛英盯着白杰，目光是惊异、冰冷的。“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白杰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毛英同志，你……？”

床上的小凤不知什么时候醒了。她翻身下床，扑到妈妈跟前，搂着妈妈的脖子，冲着妈妈的耳朵说：“他就是给我包子的那位老爷爷——”

毛英诧异的表情上又增添了感激。

“那天晚上，是您塞到俺那小棚里的钱和粮票？”

“那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——”白杰开始往烟斗里装烟了。

毛英给小凤使个眼色，小凤会意，麻利地搬过一个方凳，让白杰坐下。

“毛英同志，您受委屈了，孩子也跟着受苦了……”白杰眼里闪出了泪花儿，

在昏黄的电灯光的映照下，晶莹闪亮。

他的一番话，象一股奔突的热流，冲向她那冰冷、破碎的心。她忙捂住了脸，尖峭的肩胛抖抖瑟瑟，泪水顺着指缝直朝外涌……

毛英是六十年代的农大毕业生，又到加拿大等几个国家专攻了几年农学和植保。她脑瓜里的墨水灌得够满了，是全省数得着的农业专家。因为在一些问题上，她同金林有分歧，所以一直未被起用，是被遗弃的可怜儿。不受重用，也只是精神上不愉快，见天掂张铁锨，到大田里去磨洋工，倒也累不着。就这样庸庸碌碌的日子，让她太太平平地混下去也行嘛，可老天偏不。人该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，称半斤盐也会生蛆。

她丈夫刘金柱的牌子也亮的很哩。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的毕业生，还具有“党内人士”、年轻力壮、出身清白诸优点，在眼下技术开始吃香的年月，他在“伯乐”的眼里，还能不是一匹“千里马”吗？可在金林眼里算个屁呀！连头小驴驹都不如；就是算，也是头歪嘴的。迫于形势的压力，金林才勉强地给他戴了顶建筑队长的帽儿，具体分工是负责现场施工，无权过问技术设计方面的问题。

建筑队的技术“权威”是谁？是金林的内弟任堂。任堂原是建筑队的泥工，占了造反的便宜，又帮了姐夫的光，捞到了党票，当上了建筑队的副队长。对他这类横着走道儿的人，刘金柱是看在眼里，反感在心里。对刘金柱这号“硬板货”，任堂当然也瞧不起。这样的伙计咋能搁好哩？

两个人经常磨嘴吵架，关系紧张得很。一九七六年以后，任堂看技术饭香了，就带资去工学院进修了一年工程学；回场以后，就成了冠冕堂皇的技术员。这时，他更不把刘金柱放在眼里了。

一九七八年初，青泥河农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，决定建一座大型冷藏果库。就任堂的本领而言，垒个鸡窝，造间猪圈什么的，还能凑合凑合，迁就迁就；如此规模的大型工程设计，他是连个铜钱恁大的门眼儿都没有。但他为了这笔可观的设计提成奖，为了在业务上压倒刘金柱，他下定决心，非露这一鼻子不可。有后台，根子硬，避开种种干扰后，他终于“勇敢”地承担了工程设计任务。

施工刚开始，有着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刘金柱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图纸的问题。任堂岂能听他的劝告！两个人拍桌子打板凳地干了几架；最厉害的一次发展到指着鼻子骂祖宗八代。刘金柱往上反映，严肃地指出了强行施工的恶果，但到金林那里就给挡回来了。意见不但没被采纳，好心又成了驴肝肺，说他是“闹个人名利”、“出风头”、“陷害同志”、“嫉妒心太重”、“有意威胁领导”……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迫于上级的巨大压力，刘金柱只好违心地施工。在末期的上瓦工序中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高高的墙壁坍塌了五分之四，成了一片废墟，几十人的施工队，除副队长冯卫光幸免外，其余的人不死即伤。骇人听闻的惨案呵，使青泥河畔的公墓，一下子添了十几座新坟。从早到晚，一片痛哭声。

惨案发生之后，有关单位曾几次派人调查事故的原因。开始都被金林用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了；后来，任堂一口咬定是刘金柱蓄意搞的施工事故。长眠在地下的刘金柱又无从辨驳，这就成了木匠的斧头一面砍的官司。不久就拍板定案了，还给刘金柱冠以罪名。事故之大，情况之惨，还能不怵目惊心吗？可这丝毫也不影响任堂的“进步”。两次百分之四十调资，尽管前两榜上都无“任堂”二字，但经领导“把关”后的第三榜，他的名字却威风凛凛地跃居首位。前不久，他又由“技术员”晋升为“工程师”。上任书记虽知不是对手，但被党性所迫，民愤所逼，也豁出来要澄清此事，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任堂至今还在告状，说“知识分子受了诬陷，受了迫害。”

对丈夫的所做所为，毛英是很清楚的。她对颠倒黑白的处理极为愤慨，毅然要替九泉之下的丈夫叫屈鸣冤了。一封封控诉信倾囊而出，但都又因某种原因而回到了金林的抽屉里。在金林安抚和关切的微笑中，特制的“玻璃小鞋”合法地套在了她的脚上。每天，她的劳动定额和最棒的男劳力等同，还要干最重最脏的活儿，诸如扛粮包、挖渠、掏粪池；若完不成定额，就按比例扣发工资。小凤身体不好，经常有病，她照护一天，工资就扣发了。理由是堂而皇之的，“按劳取酬”，还是红头文件规定的哩。这样七扣八除，娘儿俩的嘴都糊不住了。她申请救济，这儿答复“商量商量”，那里表示“研究研究”，踢一阵皮球后，就不了了之了。她气极

了，四处吆喝，闯开了高雅之堂——桌明几净的场办公室。结果是问题没解决，“帽子”却飞来了，“泼妇”、“无理取闹”、“有作风问题”……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维护三中全会后的大好形势，为了挽救她，她受到了“开除留用”的处分。她撕开了脸皮，不顾一切地上访、告状了。随着她行动的“过激”，“玻璃小鞋”把她夹得愈紧，也愈“合法”。

前天在省农垦局，她听说又派来了一位书记。她那积满阴云的胸间，“咔嚓”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光亮投了进来。她对幸福的渴求，对自由的希冀，越发强烈了。她是位文艺爱好者，连做梦都盼望在生活的进程中，能出现“况钟”、“包青天”，能有“乔光朴”、“丁猛”式的人来青泥河农场，一举撕破“金家大网”，扭转乾坤。……精神动物的人呵，有了这么一团火的激励，什么饥饿呀，疲劳呀，统统失去了威力。她和小凤相搀相依，趁了二百公里拉煤的拖拉机，又冒雨踏了六十里的泥巴路，终于到家了。她把累成软面条儿的女儿，安顿在只铺着一张凉席的硬板床上，就来找“包青天”申冤诉屈了。

透过窗户，她看到了不忍目睹的场面。她为金林卑劣的伎俩而发指，为白杰遭受这极不公平的冷遇而不平。但她最关注的还是白杰的情绪和态度，盼望能从他的脸纹和眉宇间看到与金林誓不两立的表情。她直盯盯地望着他，不大的雨水把她浇成了落汤鸡，她也没有避一避。她认真地捕捉着他的每一道目光和每一个眼神。可

她困惑了，迷惘了，失望了。一位堂堂正正的十三级干部，是来掌握一万职工的前途、生活和命运的大人物，既不是“发配充军”，也不是来做“聋子的耳朵”，面对这种严重局面，能听之任之吗？俗话说“粪土还会冒股气”哩。可他的姿态如此之高，竟悠悠然地打开了太极拳，仿佛置身于世外仙境，身处花香鸟语、莺歌燕舞的疗养胜地。她心灰了，意冷了，该为这新时代的阿Q一哭啊！她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跑回家去的。以上的四位书记，尽管没有撕破金家大网，但都凭借着共产党人的胆略和气魄，做了勇敢的交量和争斗。而他呢？一副弱者的脸相，可悲呵！她心中露泄阳光的云缝又弥合住了，重重的阴云加浓了，加厚了……

此时，毛英扬起了涂满泪水的脸。她分明看清了他那闪烁的泪眼，上唇的胡梢上还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。她那颗麻木僵死的心复活了。她相信从他眼里滴出来的决不是鳄鱼的眼泪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同情，最起码也是怜悯！……

白杰托着烟斗，把桑叶眼眯合了三分之二，说：“面对生活的波折，悲哀是难免的，但不能悲观。不要被社会上一些灰濛濛的东西所吓倒，所屈服。‘四人帮’还不硬么？照样被拔掉！”

她猛地抹了一下泪眼，质问：“你说的好听，自己呢？”

他轻轻一笑，慢慢地往烟斗里捺着烟丝儿；捺完了，又慢慢地划亮火柴；点着了，又慢慢地吸了一口。一股蓝烟从鼻孔里冒了出来，消散了，他才开口：“你觉得

青泥河农场最大的问题在谁身上？”

她不假思索地说：“金林这棵树不倒，青泥河农场不好搞。这是职工们心照不宣的。”

“金林这个人怎么样呢？”

“他当面一套，背地一套，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。”

“证据呢？”白杰把手伸到了她面前。

“他们这一大家子办的丑事，哪一件他不知道，都是经他点头，由他策划的。”

“证据呢？”白杰认真地说，“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。譬如说他干的那些违犯党纪国法的事，时间、地点、人证、物证，你掌握了吗？具体掌握了几条？几件？”

毛英木然了。

“你的一些申诉材料我都看过了。你说金林在你丈夫的问题上捣鬼了，证据呢？有力的证据呢？能使金林无可辩驳的证据呢？还没有。你应该坚信，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，粉碎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的中国共产党，决不会惧怕任何一个人，也不会对任何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束手无策，听之任之；同时，我们是讲政策的，决不能再沿袭‘莫须有’的框子，去套任何一个人。你不要把一切都看得冷冰冰的。现在，好人还是占绝大多数嘛！我可以向你挑明，替你鸣冤叫屈的信件，光省局就收到了九十多封。我们周围有多少善良的职工、善良的群众呵！可你看不到这一点，起码没有正视——”

他的话一句一字，都象尖锐的钉子，深深地钉到了她的心坎上。一种难以名状

的心绪在她胸中交织着。

“你对以上四位书记的感觉如何？”

“都是很不错的干部呀！”

“他们的结局为什么都是那样的呢？你认真地想过了吗？”

她惶惶然了。

“面对一个堡垒，明知硬攻不行的话，为什么不会瞅瞅它的缝隙，换换方式呢？”

她眼睛里闪出了光亮：“那您准备咋办呢？”

他磕了磕烟斗：“我起码不想被尿瓶子摔走——”

突然，外边传来了隐约的脚步声，白杰顿时警觉起来。可以想象如果他在这里的事儿让金林知道了，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。他麻利地闪进套间，并压低声音说：

“沉住气——”

毛英会意地点点头，把怀里熟睡的女儿抱到床上，轻轻地拉过一条毯子，盖在小凤身上。

“笃笃笃！”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，冯卫光。”

毛英走过去，拉开门。

冯卫光撩去雨帽，露出一张白净、忧郁的脸，左眼角还有一块乌青的伤痕。他个子本来不高，一件大号雨衣把他衬得更矮小了。他喘息着把抱在腋下的一只沉甸甸的袋子放了下来：“这袋面您先吃着。还有——”他把两张五圆一张的人民币放在了面袋上。

毛英感激地：“老冯，您——”

“别说外气话。我得马上走，让人看见了不好。”他说着蒙上雨帽，转身拉开门，一头钻进了风雨里。

白杰从套间走出来，认真地问：“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自从小凤她爸死了以后，他经常接济我们娘儿俩，每次都是深更半夜来，放下东西就走……他是个好心人。我曾问过有关施工事故的事儿，他摇头叹气，不肯说。当时他是副队长，对图纸的情况应该是清楚的呀——”

白杰点点头，又装满了一斗烟说：“他同金家的关系咋样？”

“过去还不错，现在也很紧张。他现在是行政科长。前几天任堂出差回来，拿了几张白条子让他签字报销。任堂不容他解释完，就抓起茶杯朝他脸上狠狠砸去。他脸上的伤现在还未好哩……”

白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说：“这儿离窑厂有多远？”

“三里多地。”

“哪个方向？”

“西北。出门有条小路。您想干吗？”

“老柳是在那儿住吧？”

“嗯。您认识他？”

白杰起身就走，说：“我们在一道战壕里趴了十几年——”

毛英抓起一件破雨衣塞给白杰，自己也找条麻袋，往头上一顶，说：“我跟您一块去！”

### 三

自然界的动物也是势利眼。天都快黑了，金家房后白杨树梢上的两只花喜鹊，还舍不得归巢，在一个劲地喳喳叫着。

树下的三间破草房，是青泥河农场最古老的房舍。它的“难兄难弟”早就变成粪土施到田里了，只剩它还“巍然屹立”着。房顶上的草苫补过多次了，坑坑洼洼的，长着一层绿苔。三十年的风雨蚀蛀，四壁的青砖也变得斑斑驳驳，没角没棱了。周围有用麻草稔泥垛成的土墙和红皮秫秸编结的小院门，足见主人保持着豫东乡下老百姓所热衷的习惯和嗜好。

这里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林——搭脚一踉，青泥河农场的地都乱晃的人物。他五十刚出头，身板骨大得出奇，不论多大的人场，只要他往里一站，就象羊群里跑头驴——扎眼起色。淮海大战时，他去前方抬担架，奇遇两个国民党的逃兵，他仗着力大，没费多大劲就抓获了，立了个二等功。回村以后，他就入了党。一九五一年，青泥河农场创建时，他进场不久，就当了分场的生产队长。他虽然没踩过学堂的门，可心眼儿活，记性好，靠着自学，也真灌脑袋里点儿墨水，读文件念报纸，如小河流水，不打顿，不啃巴。在学习“毛主席著作”的高潮中，他当着全场职工的面，把“老三篇”背得滚瓜烂熟、一字不差。他是墙上的芦苇房上的草，风往哪边刮，就往哪儿倒。反右时，他是揭发斗争的模范；“大跃进”时，他是“放卫



星”的标兵；“文革”以来，开始他是官办“文革”的服务员，不久，又摇身成了造反派。邓小平被“四人帮”赶下台的电讯传来，他夜不能寝，冒着风雨独自绕场宿舍区一周，边走边喊：“打倒邓小平！坚决打倒邓小平！……”嗓子喊哑了，喊出了血。邓小平又一次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之后，金林在“三大讲”中，从“邓小平人才难得”的“最高指示”讲起，慷慨激昂地列举了桩桩丰功伟绩，只讲得眼珠子放光，唾沫星儿乱飞。在小事上，他“宽宏大量”，据说他的一个“哥们”，与他老婆任惠琴不检点，事情败露后，他以哥们的友情为重，只是说说而已，并没有过多地责怪。

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，他由一个分场的副场长，“飞”成总场党常委，革委会副主任。前不久，“副主任”的职务又改为“副场长”。他最不能忍受别人的摆布，看别人的下巴骨动弹，官瘾愈来愈大。几年来，他一直盼着坐青泥河农场的第一把交椅。但事与愿违，至今他连个副书记的帽儿都没捞着。为此，他在背地也不知骂了多少次娘。他是个哑巴蚊子，心里恼得要死，可胡子眉毛上还挂着笑。挤走四任书记的每场战役，都是他亲自布置的，但在“战斗”打响后，他或者“看病”，或者“探亲”。总之，他远居外地，遥控指挥，待“胜利”后，他再飘然而归。就是塌天的事，从表面上看，他也不沾一点泥巴星儿。

他对人亲，搭腔就让你觉得“暖”三分。不论对谁，他从不称名道姓，根据年

龄性别的不同，亲热地称呼“俺哥”、“老弟”、“孩子”、“嫂子”、“弟妹”、“闺女”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不轻易熊人、亮高腔。他没官架子，不搞特殊，住房是全场最差的。上省城开会，下分场检查，他极少坐小车。不论冬夏，他脊背上都斜披着一条方单子，碰到装车卸车的活儿，不避不躲，顶起单子扛包、搬箱，带头干。

“大小是个官儿，都要夹个塞儿”。现在多少有点儿权力，都能给亲友们谋个“方便”。可他不，“廉洁”着哩。对部下的“不规”，他当众严厉批评，暗中积极支持。他的宝贝闺女小红，高中毕业三年了，还在畜牧场的饲料房当碎料员，见天被麸面、灰尘荡得不分鼻眼，累得腰酸腿疼。这事儿不需他动嘴，只要他睁只眼闭只眼，小红也早就钻进风刮不着、雨淋不着的办公室了。可他坚决不干，非做个“样儿”让上边看看不可。为这事儿任惠琴和小红也不知与他吵了多少次。吵归吵，骂归骂，他不吐口，谁也不敢硬办。小红一赌气，搬到饲料房单过去了，见了 he 扯鼻子瞪眼的，连爸也不喊了。任惠琴难过得哭成了泪人。他呢，不发愁也不生气，还摸着下巴直乐。

这会儿，金林捧着任惠琴给他下的肉丝面，一边吃，一边琢磨着事儿。他刚从开封检查病回来。这次外出的本意有两个：一是对白杰的“下马威”是他布置的，他离开七天，是为了避避嫌疑；二是他的心肝儿子结婚，他料定送礼的会挤破门槛，这事儿，他咋能直接插手！躲得远远的，眼不见心就不“烦”啦，“不知不为罪”